

SAVED
BY
THE
SEA

堪比BBC纪录大片的纸上海洋美景
触摸地球脉动，还原真实海洋

海洋 拯救了 我

[美] 戴维·赫尔维格 / 著
张娜 / 译

By

David

Harg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AVED
BY
THE
SEA

海洋 拯救了 我

「美」戴维·赫尔维格 / 著
张娜 / 译

By

David
Helvig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SAVED BY THE SEA by David Helvarg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New World Library.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rights arranged with New World Library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版贸核渝字 (2015) 第17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洋拯救了我 / (美) 赫尔维格著 ; 张娜译. -- 重庆 : 重庆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229-11023-9

I. ①海… II. ①赫… ②张… III. 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39302 号

海洋拯救了我

HAIYANG ZHENGJIULE WO

[美] 戴维·赫尔维格 著 张娜 译

责任编辑: 李梅
责任校对: 李小君
封面设计: 九一设计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 mm × 1240 mm 1/32 字数: 260 千 印张: 10.5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023-9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无论此书日后获得多少关注与青睐，我都将其完全归功于读者对这片海的兴趣，还有我的追随者，他们和我一样，都情系大海，跟随着海洋的律动，喜、怒、哀、乐。

理查·亨利·德纳

《水手两年记》1840

引言

深入那片蓝色的国度

我对那片海的热爱无以名状。它仿佛有着自己的生命。当你潜入其中，你会发现自己是个天使。

——雅克·库斯托^①

我沿着一片岩墙自由下沉，加速逼近伯利兹蓝洞^②那冰冷幽暗的水域。洞穴开始出现在我下方，潜水教练比我下沉得快，他将立式手柄放在头上，示意有鲨鱼。我环视一周，虽未发现鲨鱼的迹象，但它们确实潜伏在那里。之前我浮出水面时的确看到了一些鲨鱼鳍。我保持46米/时的速度，潜入洞穴，绕一座座巨大的钟乳石游动，几千年前，

^① 雅克·库斯托：法国最著名的海洋探险家之一，发明了水肺型潜水器和水下使用电视的方法，让探险家们能更长时间停留在海底，摸清海底情况。

^② 伯利兹蓝洞：为一石灰岩洞，是目前已经发现的全世界最大的水下洞穴。

在洞穴顶塌陷之前，这些钟乳石曾是巨大洞群的一部分。对这些水下豪乌岩洞^①探索了8分钟后，我解开浮力控制背心上的胸带，这样我的朋友斯科特就能看到我的海藻叛军T恤衫。是时候返回海面了。这就是他们把这样的潜水称为“反弹潜水”的原因。在这样的深度，在氮气充满我们体内组织、对生命构成威胁之前，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时间驻足停留。如果我们只做短时间滞留，那我们就可以不用做长时间的减压停留，就能返回海面。

我们一组人滞留在海下27米处，跟随潜水教练的指引，聚集在一处沙礁周围。头顶上方9米处，有6个大加勒比暗礁，牛鲨环绕四周缓缓游动。不久我发现脚下还有不少牛鲨在游动。我们沿着一座水下沙丘返回海面，一群1.8~2.4米长的鲨鱼从我们身边滑过，游向远方。这些牛鲨不同于那些浅水绞口鲨，惹人怜爱，能让人抚摸，没人愿意摸这些大家伙。牛鲨的致死率远超过其他大型鲨鱼，为保险起见，我对白条鲨和虎鲨也都敬而远之。一些太平洋、墨西哥和加勒比地区的特许潜水公司现在推出一种叫做“鲨鱼潜”的体验，他们将大型鲨鱼捞入船中，让付费游客在船下方喂食，与其“互动”，至今已有一人死亡、若干人受伤。这无异于在黄石国家公园中让观众给熊喂食果冻面包圈和三明治，公园管理员早在若干年前就已认识到这种喂食活动愚蠢又危险，并早已禁止该类活动。若想在自然环境中邂逅野

① 豪乌岩洞：纽约州旅游胜地，像迷宫一样的地下岩洞。



生动物，最好不要用饵料。这样遇到野生动物才会让你激动不已而非野生动物对你激动不已。

我在夏威夷曾遇到过一个当地的老土著，在他的鼻翼上有一道疤，是他在夏威夷大岛消失的黄金海滩附近徒手冲浪时跌在脸上的印记。他告诉我他和他弟弟那天在希洛湾冲浪，他们坐在冲浪板上，弟弟说：“我不记得这里有个沙堤。”“有啊，”他回答道，“这里有。我正站在沙堤上呢。”就在这时一只大虎鲨从弟弟脚下游出来，绕着他打转，一口吞下了弟弟的冲浪板。这就好比自然主义作家爱德华·阿比常说的：“如果这里没有任何比你更巨大、更犀利的东西存在，那么这里就不是真正的野外。”我的同行，加利福尼亚的肯·凯尔顿，曾遇到过一只巨大的白鲸将他的皮船抛向 4.6 米高的空中，猛烈地摇晃船身，仿佛那就是它的磨牙玩具，里面还装着一只“老鼠”——“海洋是个危险的地带，但它还是一片你可以持续不断地前行，探寻自我的地带，是一个纯粹、狂野的国度。如果你踏入海洋的国度，你需要做出选择。你要知道你可能会溺水而亡，可能迷失，也可能被更加庞大的兽类吞噬。”

长久以来，我一直被这片海洋吸引，着迷于它潜藏的危险。海洋让我克服了 30 年来身为记者和私家侦探带来的精神分裂的生活方式。我离开海洋，去前线报道战事、时疫、政治，调查非正常死亡和自杀案件，我做这些仅仅是为了再次回到沙滩，回归海洋的怀抱。我与水



结伴的生活包括徒手冲浪、浮潜、航海、皮划艇、器械潜水抑或是简单地躺在沙滩上，像只迷糊的斑海豹，任由我的思想四处漂泊，皮肤慢慢盐炙^①。

终于，在世纪之交，我作为一名调查记者能将精力集中，关注因浪费、欺骗、滥用而导致的空前衰败的海洋生态。在撰写海洋类书籍后，我常常试图将我努力寻找却又迷失的那份爱诉诸纸笔，我已决定将余生献给我们现存海洋的保护、探索和复原事业，我同样关注那些生活在海洋区域内的居民，尽管在他们眼中，我似乎是一个大块头、笨拙的家伙，终有一天也将毙命于此。

其实，海洋与人类的捕食关系是不对等的。全世界每年约有 5 ~ 8 个人被鲨鱼咬死，但人类却要杀死 1 亿头这些圆头圆脑、生长缓慢的顶端捕食者。将海洋中的鲨鱼一网打尽，就像当年我们将平原上的剑齿虎和猛犸象赶尽杀绝一样容易。现在我们已将大草原抛到了脑后，一跃成为地球上最高级的捕食者，此时此刻，也许我们应该深吸一口气，思考一下我们到底来自何处。

海水覆盖了地球表面 71% 的面积，提供了 97% 的可居住地，从跃出海面的鲨鱼鳍到关岛附近的马里亚纳海沟^② 以下 7 英里处地球的最低点，只有 3 个人曾经踏足于此。还记得我方才提到的深呼吸吗？尽管热带雨林一直被称为地球之肺，但海洋吸入的二氧化碳远远多于

① 盐炙：主要指用食用盐与药物拌匀加热，炒至药物干透的一种方法。

② 马里亚纳海沟：又称“马里亚纳群岛海沟”，是目前所知地球上最深的海沟。



热带雨林。海洋表层的微型浮游植物就像一个生物泵，每年从大气中提取 25 亿吨有机碳，将其替换为供给人类生命的氧气，人类生存所依靠的氧气有一半都来源于此。海平面以下 0.6 米的海水中容纳的热量接近整个大气中的热量。然而，在最近几年中，科学家通过计算机观测工业二氧化碳的排放，才发现为什么大气并没有过快地升温。他们发现解开这个谜题的答案就是海洋——海洋能吸收 1/3 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

尽管海洋对地球上的生命构成了严酷的考验，但海洋浮游植物和陆地植物的光合作用为宇宙内所有有机生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直到 1977 年，科学家登上深潜科研潜水艇潜入加拉帕戈斯群岛^①海域，才发现海面 2438 米下还有硫黄热水喷涌。这些喷口上寄生着红毛管虫、白蛤、蟹等含有燃硫细菌的生物，为生命的延续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现在美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NASA）的科学家认为在木卫二^②冰层下的火山深海喷口附近存在着类似于“化能合成”的生命形式。

至今为止，我们能勾勒的海洋地图不超过其总面积的 10%，但是我们却能绘制完整的月球和火星地图。讽刺的是，当我们向火星以及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表面发射探头时，我们首先考察的生命迹象是什

① 加拉帕戈斯群岛：又称科隆群岛。隶属厄瓜多尔，位于南美大陆以西 1000 公里的太平洋面上，面积 7500 多平方公里。因其多样性气候和火山地貌的特殊自然环境，使不同生活习性的动物和植物同时生长在这块土地上，被称为“生物进化博物馆”。

② 木卫二：木星的天然卫星之一，是四颗伽利略卫星中最小的一颗。木卫二主体构成与类地行星相似，表面由水覆盖，上层为冻结的冰壳，冰壳下是液态的海洋。



么呢？是水！然而我们与已经拥有的这个巨大蓝色泳池的联系却少之又少。无论是单个的生命个体，还是整个人类种族，都是从海水中进化而来的。我们都经历过在母体内如鱼一般的阶段（甚至还有一本书，《你体内的鱼》就是描写这个的）。我们的身体像地球一样，71%都是盐水，我们的血液与海洋拥有相同的盐度，我们的祖先就来自于海中。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听着海的声音更容易入睡。海浪的律动和母亲的心跳相仿。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我都居住在圣地亚哥的一间临近悬崖的小屋中，冬日里，每当暴风卷起巨浪，我的小屋也随之震颤。离开那里后，我再没有像那段时间那样睡得那么酣畅。

在潜入蓝洞之后，我们又潜入了珊瑚墙和一些游动的洞穴，我们呼吸时冒出的气泡在洞穴上端滚来滚去，好似海盗的银币，这些墙体和洞穴从不孤独寂寞，访客接踵而至，大眼橙色金鳞鱼和小翼翼的龙虾也像我们一样好奇，用触角经过一番打探后，才敢穿过这些多孔石。

我们离开了灯塔暗礁区的半月岛。我看到一只长着大约1.83米长鳍的鲭形目鱼在一大片女王螺上大快朵颐。不幸的是，由于过度捕捞，女王螺在加勒比的其他海域内已变得愈发罕见。

1980年我第一次来到伯利兹，躲避中美洲附近的战争，我们每



天都在考尔克岛上吃龙虾，偶尔也吃吃海螺煎饼和海龟牛排。现在在近海几乎找不到龙虾和海螺了，但海龟却得到了保护，考尔克岛曾经是一个小渔村，只有不到一百个居民，现在这个岛已经建起了自己的飞机跑道、酒吧、餐馆、旅店，岛上的常住居民也增加到了 1500 人，为懒懒散散的 20 余个来观光的旅客服务，这些旅客还在走外国人特殊通道，尽管这个岛已经联通了附近的高速公路。当年我看到一只美国鳄在珊瑚岛一段水流湍急的开阔水面上，趴在一段红树上晒太阳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遭遇暴风雨袭击的码头和废木酒吧，上面贴着这样的广告语：“一个阳光明媚的地方，适合阴暗的你。”

在我们的潜水场里有一大条发光的玉鹦鹉鱼划过暗礁，它们的长嘴在咬珊瑚和沙子时候发出嚓嚓的声音，玉鹦鹉鱼是白沙热带沙滩的重要补给源，我们都钟情于那片沙滩。我还看到了一条花园鳗在水流中摆动自己的身体，翩翩婆娑，好似微风吹拂过的大草原上的草。

从天亮开始，我们就在水上，有几个小时我们潜入海面以下 1.52 米的地带，只有 V 形尾护卫舰、游鱼和海豚跟随着我们，我们在半月岛上进行了午休。半月岛是个遍布野生椰子树和白色珊瑚砂（鹦鹉鱼的排泄物）的岛屿，飓风把大块漂白了的珊瑚和海螺壳堆满了岛屿，一块淡红色的贝壳在珊瑚寄生后变成石灰岩。在泻湖暗礁线外，有一艘大沉船，在暴风雨中遇难后沉落于此，已经变成了一只锈迹斑斑的银色纪念碑，哀悼不走运的航行者。



我穿过了红树林，走过了一片盛开的橙花破布木和裂榄树，来到了一座老式的金属观测塔。赶走楼梯第二个台阶上的一只大蜥蜴，我登上了塔顶，发现我独自一人置身于成百上千只哇哇叫的蓝脚鹅中间，至此，我已经占据了这片红树林之顶，俯瞰融合了碧绿、翠绿、湛蓝、天蓝的加勒比海。

在享用了一顿简单却美味的芭蕉炖鸡、卷心菜和橘子汁后，我们开始了最后的潜水，在一个名叫“水族馆”的地方。

不难想象，“水族馆”中分布着各种颜色的鱼儿（成百上千只石鲈、濑鱼、黄尾鲷鱼、法国天使、七带豆娘鱼、蓝吊，两只大石斑鱼跟随我们潜水的整个过程），这里还有许多又大又健壮的珊瑚和柳珊瑚，海鞭和酒桶大的圆通海绵。在21米深的地方我们游过暗礁的外墙，在914米急降之后，我们和胭脂栎树大小的黑色多支珊瑚一起穿过其狭窄的暗礁，我觉得自己像是在与老鹰（或老鹰鲷目鱼）一起翱翔，逃脱了重力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漂浮徜徉。

我情绪激昂、充满精力，我多想我的暮年之爱，南希·琳达思凯能在这里和我一起，就像她无时无刻不徜徉在我心间一样。在我在水下、在船上、在翻滚的浪尖上抑或是在海边漫步的时光里，我从未感到过悲伤。我曾经在战时来到伯利兹报道其独立，时隔25年，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看到其水上水下的环岛暗礁都还健康依旧、生机勃勃，对于像我这样一个被海水浸泡多年的海洋作家，它带给我的欣喜



之情溢于言表。我知道，当我看到生机勃勃的海洋和蓝色边境，不管是在澳大利亚、阿拉斯加或南极，都让我感到与野生世界更加亲近，也更加贴近我所爱之人，甚至对在酒吧中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我都有种亲切的感觉。就像亨利·大卫·梭罗所说，“天堂既在我们的头顶，又在我们的脚下……我们需要野生世界的滋补。”我稍作修改，认为天堂也在我们的脚蹼下。



目 录 CONTENTS

引言 深入那片蓝色的国度 /1

第一章 沼泽狐狸 /1

第二章 集群行为 /26

第三章 海滩 /47

第四章 沉迷战争 /63

第五章 再看水肺潜水客 /88

第六章 珊瑚园 /106

第七章 船难 /144

第八章 两极对立 /173

第九章 深层海域 /210

第十章 海草叛乱 /252

第十一章 蓝是新绿 /299



第一章

沼泽狐狸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如此致力于保护海洋，我只知道我们的动力除了海洋的变化、光影的变化、船舶的变化之外，还因为我们全都来自海洋。

——约翰 F. 肯尼迪



海洋，就像死亡一样，是我生命中的一大主题。海洋之旅的不同阶段给我带来了不同的感受，或欢喜、或孤独、或慰藉。

我曾经差点在圣地亚哥和夏威夷的大浪中溺死，被南极洲外的小须鲸追赶，在科尔特斯海中遭遇船难。我曾和牛鲨、鲸鲨、梭鱼、狮子鱼、海蛇、石鱼和蝠鲼一起游泳；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中了游击队的埋伏，被人拿枪指着脑袋；在得克萨斯几乎撞上被飓风几近摧毁的海岸上飞离航线的海岸护卫队直升飞机；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南部海域中被暴风雨卷击患病。无论被太阳灼伤、海砂喷伤、珊瑚割破、水母蜇伤、海胆刺伤，还是在海面以下 24 米深耗尽氧气，我对海洋都从未感到厌倦，还是继续对它进行探寻。

在我的爱人逝去后，我曾梦见佛罗里达的喜达尔岛，梦见岛上的鹈鹕、牡蛎礁石和满是梭鱼的墨西哥湾温热的海水。鹈鹕在小路的一端游水，小路的尽头消失在海水中。南希会爱上这个地方的，我在梦里时常这样想。我在海水的味道中醒来，我的眼泪顺着脸颊簌簌地流下。像海龟、锯鲛一样，你所爱之物，以及位于喜达尔岛、希洛岛和奥福德港、俄勒冈那些保留着历史海洋品格的海滨族群都成为了濒危种族。

我和朋友在圣地亚哥的海洋海滩（新西兰北部的度假景点）处重聚，这里是未受破坏的冲浪小镇，我曾在这里的 4 号救生塔中度过了



10 载永恒的夏天。我们战胜了试图在海滨建高楼大厦、建码头的开发商，码头一旦建起，将很难再形成适合冲浪的浪型，因为我们的胜利，16 个南部加利福尼亚海岸城镇都免于继续开发对自然造成的破坏。我们在咆哮的推土机下挽救出来的灰泥冲浪棚正在不断增长，小镇的经济甚至出现了倒退，每个小镇都因此丢掉了超过 50 万美金的商机，如何搭建更多的冲浪棚，供冲浪者使用，成为了行动主义者新的议题。

另一个问题就是海水质量。圣地亚哥是美国海岸城市中最后一个没有二级污水处理的城市，直接将所有未经处理的污水沿着 3 英里长的管道排到深水中去。与此同时，圣地亚哥是一个保守的城市，不信任税收，并且几乎每次民选中都反对债券发行，圣地亚哥每年的经费只够更换 6000 英里污水线中的 30 英里。因为这些污水管道都不是在最近两个世纪内修葺而成，而圣地亚哥素来以对游客友好的海滨城市而闻名于世，所以现在它正经历着周期性的污水处理故障和海滩封闭。

当地唯一致力于解决这个问题的政客是圣地亚哥市女议员多娜·弗莱，她是 20 世纪 60 年代冲浪界灵魂领袖和冲浪板塑形者斯基普·弗莱的妻子，本身也是一位冲浪选手。多娜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活跃于政坛，当她看到斯基普和他的朋友在海里长时间冲浪后会产生恶心、呕吐等病症后，她认为这是由于圣地亚哥的暴雨径流导致的。一项洛杉矶的研究发现有 25 人在暴雨径流附近游泳后会产生与污染相关的疾病，主要为肠胃炎和上呼吸道感染。在暴雨径流附近游泳的人比不

